

# 狗年話狗



## 一 涓涓

近年來，獸醫醫藥的進步，使狗類的解剖、助產、斷肢取卵等手續而更顯而易見，痘苗和抗生素等特效藥物的發明挽救了不少因重病而瀕臨死亡的狗。通常地說，一隻狗一年應作一至二次的健康檢查，其中包括量牠的體溫、脈搏、血壓，檢查牠的耳朵是否有污垢阻塞，牙齒是否殘缺不全，皮毛是否有寄生蟲，並聽測心臟，檢查腺體是否腫大。並視情況調節食物以免太過肥胖而行動不便與易得糖尿病等。如果狗的耳朵、鼻孔、眼睛有不尋常的分泌物時，這已表示有患病的症狀；行動異常、厭食、排便困難、毛髮變色，這是四肢、腸胃病的症候，宜付獸醫檢查。

兩歲的公狗發育已臻成熟，母狗亦已達君子好逑之時，母狗每六個月發情一次，發情時，時則鳴咽，時則狂吠，並發出一種異香，使附近的公狗為之坐立不安而蠢蠢欲動。如是而經過結合的儀式，十週左右，新生的一代便開始了。現僅就日常易患的疾病提供愛狗者參考：

一、皮膚病：體內的內分泌或維他命不足易引起的濕疹，或皮膚受跳蚤、蚊蟲的咬吮、黴菌的寄生等。此者皆呈紅斑或水泡症狀，甚則脫毛等，此者日常宜以乾洗劑或BHC藥粉灑入毛內，並略加梳理，一個小時左右便應將之清除乾淨，以免中毒。患部之毛宜加剪除，並塗以水銀軟膏或克體松軟膏等可收到殺蟲效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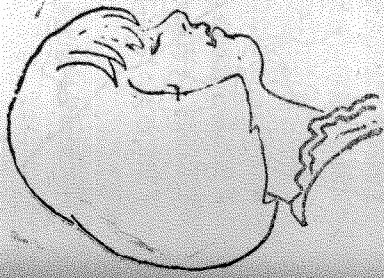
二、寄生蟲：寄生蟲之存在常為腸病之原因，並由是而食慾不振、瀉痢等症狀。寄生蟲以蛔蟲、有鈎條蟲為多。大抵以就獸醫檢查，對症下藥為宜。下藥時宜在早上（蓋適其空腹也），將藥餵入其口中，緊合其口，以手撫擦其脣，便可順順吞下，二小時後，令再服藥便可排出。

三、腸胃病：此者以老年狗居多（八、九歲），由於食物積滯胃中久久不化，甚則食物不潔以致嘔吐、下痢等。此者宜服之以瀉與腸胃藥為上。據筆者經驗征露丸甚為有效。若是誤食老鼠餌等毒劑，常引起痙攣、發抖、神經衰弱之現象。此時應以大量之雞蛋白或使之嘔吐，並送獸醫救治。

四、中暑：直射炙射的陽光，以及溼暑之中過度的運動，是為中暑之原因，皆宜避免，即狗舍亦應放置蔭涼處，通風良好，清水供應充足即可。人類或則讓其分享一些西瓜、鳳梨，也是預防之劑。尤以鳳梨性較涼，更是腸加塔兒便血的良藥也。

五、狂犬病：若是向來頗為平靜的狗，忽然坐立不安，不隨人，意則得隨時注意之。若有口流白沫、亂嚼東西，及眼發直，炯炯有神者，即可能為狂犬病也。然並不宜大驚小怪，有的狗雖有抽搐或類似狂犬的現象，乃由於出牙、反胃、發熱所致。是故宜將之禁閉，詳加觀察，若真為狂犬病，則請衛生機關幫忙處理可也。每年二次的狂犬病預防注射和嚴禁與野狗接觸即為防患之道。

狗的食肉價值：狗肉性大熱，有人以為狗肉與牛肉無異，殊不知兩者不可相提並論也。臺灣光復之前，瘡疾甚為普遍，加上醫藥缺乏，乃有人以狗肉治療瘡疾，頗有效驗。至於吃法花樣甚多，不一而足，有的加以紅棗、陳皮、生薑、香油等，用來調味並增加食補功能。紅燒、燉烤、沙茶狗肉各名菜多，各有千秋。吃後渾身發熱，足可禦寒，若有人說吃香肉近于野蠻，那你可知：從前勾踐生聚教訓以狗獎勵生育。即禮記亦云：「狗飲酒禮，烹狗於東方。」由此可見其乃古已有之，曷足見怪。



# 那天邊的雲彩

——許碧珠——

假若不把紫絲心頭所欲傾訴的話語說出，猶如負荷着無形的重擔。

人們在菩提樹的蔭蔽下，古老的榕樹石椅旁，款款道出美麗、可愛又可怖的故事；在寒夜的敞窩裡；在孤燈花影前……人們說着、說着，總有說不完的話，從心靈流出的滔滔語泉總不灌而寂寞。

生活裡無垠生動的畫面，正如許多高高低低的音符攀附在心弦上跳躍，肯去番心的人，就懂得生活終究是美麗的。

可是，有些人默默地過着自己的生活，有點消極的鬱悶，多少也存在真自私。

我發現了他，像我過分敏感的人才能意識到。他，不未老先衰；談不上舉止風流；瀟灑英俊；脊椎骨不露在背上；不暴露體體的曲線；不從頭髮鬚子和衣着表現他的性格；單從氣質所散發的內在素涵，使別人從印象中把他捉弄了。那特有的氣質洋溢著超越的情感和藝術的修養，以衣着的外表來說：不講究華麗新穎，不單高貴雅適，色彩也追求明期適調；人們總用他們敏銳的色感，透過各種方式，來表達他們的思想感情；他那至誠雅和的情操使我如沐春風一般，無比的恬適、柔和、輕軟、穩靜、高尚。

慢慢地，情感的匡倍束縛着我，他的影子烙在心頭，繞着靈魂。我沸騰般的熱情化成一隻孤寂的鳥兒，而徘徊、徬徨、迷惘、昏戀着；那優雅的舉止，穩練的精神，具有無比的氣魄和活力，沒一些兒造作，沒一些兒虛偽和過份的謙虛，好像他的行為在追求完善的美，這種形相的美，給予我無垠的美感；我的生活似乎更為芳馨，睡眠更為甜蜜，像赤足跳躍在如茵的草坪上，讓清風洗滌，洗去一切的煩慮；鳥兒只為我歌唱，花兒只為我怒放，春蛙只為我高鳴，月牙兒在晨霧裡似靜寂的長夜，更具

朦朧的美；晨風夕月，階柳落花更不同於往日，情詩艷賦越發香醇。

我決定接近他，探索他。我們時而望着一輪明月，對月寄懷；在山環水澗、茂林修竹中觸膝長談。我，完全深入於他的談吐中，幾乎聽不見他實在的語言。

我們不談人生，不談哲學。他可懂得真多呵！他有廣泛的興趣，談到音樂、藝術，連「藍調」，「普普」、「洛可可」都描繪她說得淋漓盡致。他的生活正是一幅美麗的畫，一曲美好的音樂，一篇文章。

他正是生活上的藝術家。有人說「生活上的藝術家，也不但能認真，而且能擺脫，在認真時見出他的嚴肅，在擺脫時見出他的豁達。」

用這句話形容他真恰到好處。假如我沒有猜錯，我敢向天明言，他誠然早已從我深黑的眼中，感到我的命運——他竟身罹絕症。

但是他的魅力，又使我向前，我是懦弱到極點呵！明知那是一朵虛幻的花，我偏預期著能放在掌中觀玩。

那孤寞的蒼鷹終於飛向無際的天邊，永遠不再回來，帶走了片片的雲彩，他孤他走了。

我孤獨嗎？不，我要提着燈籠繼續尋覓，我願追尋，我願追尋……

